



居里夫人小传

The Radium Woman

DR DOORLY

杜尔利著 ● 王秉楠译



作者前言

居里夫人的生平已由她的女儿以极其生动感人的笔墨写成了一本传记。在此我只不过是怀着极其景仰的心情冒昧地把这本传记缩写成一本少年阅读的故事而已。

人们不应该等少年们长大到十六岁以后才知道那些最伟大、最受人敬爱的人物，才闻知世界上那些最光辉的事迹。可是，完整的传记的篇幅总是很长，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又只有具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才看得懂。

因此，我希望《发现镭的妇女》*及罗伯特·吉宾斯为其所作的漂亮的木刻插图，能帮助家庭中那些年纪小的孩子们分享大人们读到居里夫人传记时的喜悦，能激励他们立下誓言：“关于这位作出了奇迹的妇女的传记，我们不能少读一个字。将来，我们也要读艾芙·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

埃利诺·杜尔利

1939年于沃里克

* 《发现镭的妇女》，本书译为《居里夫人小传》——译者注

AUTHOR'S FOREWORD

THE life of Madame Curie has been written by her daughter with a charm and beauty never surpassed. It is therefore with the deepest humility that I have ventured to make out of that lovely book a shorter tale for young people.

People ought not to wait till they are over sixteen to make the acquaintanc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delightful human beings and to hear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eeds. Yet complete biographies are necessarily lengthy and are often written in words familiar only to those of much experience and many years.

I hope therefore that *The Radium Woman* and Robert Gibbings's beautiful woodcuts may help the younger members of a family to share the keen delight that their elders are taking in the life of Madame Curie and that it will prompt them to vow: "We will not let ourselves be deprived of a word or a hint concerning that

wonderful woman. We will also read Eve Curie's *Madame Curie*".

ELEANOR DOORLY

Warwick, March 1939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玛尼娅在歌唱	1
2 玛尼娅在学习	7
3 反抗者	16
4 整整一年的假期	24
5 人民	32
6 不幸中的万幸	43
7 变换	50
8 “我拿起太阳，再把它扔掉……”	56
9 玛丽与皮埃尔·居里	68
10 居里夫人	77
11 伟大的发现	86
12 黑暗中的亮光	95
13 非卖品	103
14 悲哀	109
15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116
16 战争	125
17 在家	134
18 出国	141
19 假日	150

CONTENTS

Author's Foreword

1. <i>Manya Singing</i>	1
2. <i>Manya Learning</i>	9
3. <i>Rebels</i>	20
4. <i>A Whole Year's Holiday</i>	31
5. <i>People</i>	43
6. <i>Fortunate Misfortune</i>	59
7. <i>Change</i>	69
8. <i>'I take the Sun and throw it ...'</i>	77
9. <i>Marie's Love Story</i>	94
10. <i>Madame Curie</i>	107
11. <i>The Great Discovery</i>	121
12. <i>A Light in the Dark</i>	135
13. <i>Not for Sale</i>	147
14. <i>Darkness</i>	156
15. <i>Whatever Happens</i>	167
16. <i>War</i>	181
17. <i>At Home</i>	194
18. <i>Abroad</i>	204
19. <i>Holiday</i>	217

玛尼娅在歌唱

每次都是这样，只要她一说：“我可以读书吗？”或者伸出一只手指着书时，总是有人说，“亲爱的玛尼娅，到花园里去吧！”或者说，“你一整天都没有玩你的布娃娃了。”或者说，“用那些漂亮的新积木给我搭个房子吧。”玛尼娅知道这都是他们的骗术。在人们看来，玛尼娅读书是瞎胡闹，布朗尼娅读书就不是闹着玩。可是，玛尼娅会读书，布朗尼娅却不会读。有一天她从布朗尼娅手中夺过一本书，这件事竟成了她的过错。她迷惑不解。她并没有做错事呀。有一次布朗尼娅要她一起玩字母牌游戏。当时，她们在叔父的果园里，没有别的事情干，只好躺在草地上拿字母牌拼单词玩。后来，她们回到家里，爸爸对布朗尼娅说，“让我看看你的书读得怎么样。”布朗尼娅

打开书本，站在那儿结结巴巴地拼读着单词。于是玛尼娅从她手中夺过书并读了起来。“玛尼娅！”她妈妈喊了起来，感到惊奇激动；她爸爸严肃地板起一副面孔；布朗尼娅则闷闷不乐。玛尼娅不知如何是好，失声哭了起来，呜咽地说：“原谅我，……玛尼娅不是有意的。”

从那一天起就不再让玛尼娅读书了，因此她迟疑地站在妈妈的房门口，不知自己该干什么。她经常整个上午都在长长的宿舍楼地面上为布朗尼娅运送弹药，进行一场攻打约瑟夫和海拉的要塞的伟大战争。要塞是用新积木建造的，弹药也是用积木充当的。直到玛尼娅玩得很累，很热，她才退出这场游戏。她没有别的事情干，只有找姐姐到花园里去玩。她满屋子喊着，“卓希雅……卓希雅！”于是，她们两人手牵手地到屋外去玩了。卓希雅十二岁，在约瑟夫、海拉、八岁的布朗尼娅和玛妮娅四个人眼里，她差不多是一个大人了。玛尼娅四岁时就学着读书，在我们刚提到的不让玛尼娅读书的这一天，她才五岁。斯科罗多夫斯基夫妇不愿他们的聪明的小女儿受到功课负担的重压，但他们没有想到要给她讲清楚不让她读书的理由。

花园很大，很平坦，四周围着墙，园中有一块踩坏了的草地，还有很多树。花园里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让她们尽情地玩，但是她们进出花园时得小心翼翼，因为她们必须经过“吃人精”的窗前。花园是属于男子中学的。斯科罗多夫斯基一家和“吃人精”都住在学校里。就是卓希雅走过他的窗前也神情紧张，

压低嗓子对小妹妹说要悄悄地踮着脚尖走过去。

玛尼娅虽然只有五岁，但是很懂事。她知道“吃人精”之所以是吃人精，是因为他属于那种人：他们把她的祖国切成三块而瓜分，就像一个妖魔同另外两个魔鬼分赃一样^①。“吃人精”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俄国人。玛尼娅是波兰小孩；她爸爸就在这所学校里教数学和物理。“吃人精”在这里是为了监视波兰的男女老少，要他们彻底把自己当作俄国人。玛尼娅知道，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必须提高警觉，谨慎小心，免得吃苦头。

还有一件事，虽然玛尼娅住在城里，她很清楚：乡下是一个可爱的地方。乡下有叔叔、婶婶、堂兄、堂姐，许许多多其他的人；还有可以跳水而过的小溪，做泥饼的泥巴，烘烤“喜糕”的充足的阳光；还有那棵古老的酸橙树，七个堂兄弟姐妹坐在树上，嚼着用清凉的白菜叶包着的醋栗。当她来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就把她拉上去，坐在弯弯曲曲的树枝上，从七份菜叶里抽些出来凑成一份给她。七月里，玛尼娅是一个粗野的小农民。

那时，妈妈在世。玛尼娅知道妈妈爱她超过爱世界上一切其他的东西。玛尼娅很美，因此她认为妈妈最爱她，或喜欢她唱悦耳的歌，这是不足为奇的。她也喜欢妈妈在她去睡觉时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和前额的那种独特的方式，而不是吻她。当全家在夜晚都跪在桌前求上帝保佑妈妈病情好转时，玛尼娅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因为妈妈生病的缘故，或这跟不吻她有什么

联系。

玛尼娅出生于1867年11月7日。她又叫玛丽娅，但通常叫她玛尼娅或玛妞希娅，而最常叫的是一个奇怪的昵称——安秀佩希欧。因为波兰人喜欢叫绰号。卓希雅在花园里玩时给她讲过有关安秀佩希欧的长篇故事。卓希雅的故事讲得比别人好，而且常常编排挺有趣的小戏剧为弟妹们演出，并亲自担任各种角色。这些戏演得非常逼真，使玛尼娅时而大笑，时而怕得发抖，使她完全不明白她生活在哪个国家，戏剧中的邻居是谁或剧中人是谁。

回到屋里，她们发现爸爸刚从学校回来，正在书房里坐着。书房是屋子里最大最舒适的一间房。她们俩悄悄地走了进去。妈妈在给玛尼娅做鞋。剪刀剪着硬梆梆的皮子，叽叽嘎嘎地响着。蜡线在两层皮子之间抽紧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钉锤啪哒 啪哒地敲着鞋钉，斯科罗多夫斯基夫人瘦削白净的双手即使干着这样的粗活也灵巧敏捷。她必须这样地干，因为五个孩子一年要穿破大量的鞋子。

这天夜晚爸爸谈到“吃人精”。他常常谈到他。

“吃人精”心里总想算计他们家，还打算进一步害人。最近他凶狠地处罚了一个在俄语语法上出了错误的波兰小孩。俄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斯科罗多夫斯基先生忍无可忍地说道：“呃，先生，尽管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有时在俄语语法上也出错的。”“吃人精”当时没有吭声，气得两眼发直，准备以后伺机报复。

玛尼娅在爸爸的书房里走来走去，笔直的小鼻子翘得高高的，恍恍惚惚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抚摸着心爱的饰物，小心地不打扰哥哥姐姐们；他们正围坐在爸爸的大平面桌旁做功课。玛尼娅对挂在墙上的一位主教的华丽的肖像一点也不感兴趣；据说这是一位名画家画的，但是她不喜欢。她喜爱桌子上的钟，长时间地站在那儿盯着它，听着滴答滴答的钟摆声。后来，她又用手指轻轻地在色彩斑斓的大理石桌面上滑动着；这桌子是西西里岛产的，桌面平整光滑。这桌子，她也喜欢，但不喜欢那摆着蓝色的赛弗尔^②瓷杯的古董架，原因是它上面的东西容易破损；如果她碰到它，也许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因而她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它。还有一些珍宝也不能碰，它们更可爱，也更神秘；它们的名称很长、很美、难以理解——譬如挂在墙上的气压计，父亲每天都在孩子们的注视下认真地对它进行检查，并轻轻地敲敲；还有玻璃柜里放着的试管、灵敏的天平、各种矿石和金箔验电器。有一天玛尼娅问道：“那……？”“那些东西是什么？”爸爸用严肃的口吻接过她的话头逗她说：“那些东西是物理仪器。”

他没想到……！玛尼娅也没想到她将来和物理仪器会有什么缘分，但是她喜欢这个古怪响亮的词儿，唱着它跑开了：

物—理—仪—器，
物—理—仪—器。

译者注

①这里指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

②赛弗尔，法国北部城市，位于巴黎西南，以盛产瓷器著名。

第二章

玛尼娅在学习

玛尼娅的学校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她在那里学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怎样去做那些不准做的事，怎样迅速地掩饰违禁的行为，怎样显得正在做一桩不是本想做的事，怎样蒙过政府视察员。由于玛尼娅比大多数孩子聪明，她很快就把这些事做得比其他人好。但是学校里做的事，最怪的在于她那个年级的女教师和女校长都觉得她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而不是一个可能惹祸的人。

她的班上有二十五位同学，一天正在上一堂有趣的历史课——比英国儿童上的历史课有趣得多，因为它是被禁止讲授的课程。二十五位同学和她们的女教师都知道这是违禁的。

她们这些十二岁的孩子们坐在教室里。玛尼娅只有十岁，坐在第三排，靠近朝着积雪草地的高窗子。二十五个孩子全都穿着深蓝色的带金属纽扣的服装，衬托出白色的衣领。她们的头发梳成结实的辫子，用一只精致的、紧紧的弓形发夹把辫子夹在耳后。她们全都竖着耳朵，左耳用心地听着历史老师讲的每一句

话，右耳及时地留神门铃的第一下叮咛声——她们全都是同谋者！女教师和学生们在学习，同时也在等待，等待被抓走。

玛尼娅正在回答老师提的问题。……老师喜欢她回答问题，因为她的历史课成绩总是班上最好的。算术、文学、德语、法语也是班上拔尖的。这次她正在回答她所学到的关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斯·奥古斯特^①一课的内容。

“1764年他被定为国王，”她说道，“他是一个聪明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国王。他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朋友。他明白波兰软弱的原因，并试图使它强盛起来。但是可惜，他没有胆略……”就连玛尼娅也知道：一个国王应该具有胆略。她的声调充满了深深的惋惜，一个十岁小孩的惋惜。她懂得很多事情。咣——咣——，叮叮。每个人都颤抖了一下。每个人都迅速地、肃静地悄悄忙开了。杜普希雅——孩子们这样称呼她们的老师——把她的波兰文书籍叠在一起，每个孩子都把自己的练习本和波兰历史课本叠在一起。五个负责收书的孩子把这些书统统兜在裙子里飞快地送到寄宿生的卧室去。其余的人则拿出她们的针线活，在棉织方巾上锁起精致的扣眼来，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俄罗斯视察员在快快不乐的女校长陪同下走进教室。女校长无法拖住他迅速的步伐，担心这两长两短的信号铃通知不及孩子们掩饰违禁的行为；但是，现在眼前除了针线活以外，什么痕迹也没有了。也许

只有那五个小女孩显得有些燥热，喘不过气来，但这不是一个男人能觉察出来的。

视察员霍恩堡先生笨重地坐了下来。尽管他肥胖，头皮剃得光光的，但显得还好看，因为他的黄色裤子和缝着闪闪发光的银扣子的蓝上衣帮了他的忙。在沉默中，他刺人的目光透过金丝边的眼镜盯着孩子们，摆出一副厌烦的样子，迅速地扫了一眼杜普希雅摊在课桌上的书。

“她们在干活的时候，你给她们大声朗读吗？”他问道，“那是什么书？”

“克雷洛夫寓言②，我们今天才开始学。”

霍恩堡很熟悉这本俄罗斯作品，于是衷心地表示了赞许。他打开一张课桌的抽屉，看到里面空荡荡的。孩子们放下手中的活儿，有礼貌地等待着他明智的提问。从孩子们不动声色的脸上，他丝毫看不出那隐藏在严肃眼神里的恐惧、机智和憎恨。

“小姐，请你点一名学生。”

杜普希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她可以选择一位不会把事情弄糟的学生。这时有一个学生正在祈祷上帝别点到自己，“上帝保佑，别点到我。上帝……”她没有听到上帝在说，“玛尼娅·斯科罗多夫斯卡，人们在等着你去学会做你极不愿意做的一些事。”她听到的倒是杜普希雅老师在喊：“玛尼娅·斯科罗多夫斯卡！”

她站了起来，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羞辱梗塞在这年幼学生的喉头。

霍恩堡命令道：“背诵主祷文！”

玛尼娅服从命令，按照这个外国统治者的吩咐用俄语，而不是按照她自己民族的宗教惯例用拉丁语背诵起来。

“说出叶卡捷琳娜二世^③以来各神圣的俄罗斯皇帝的名字。”

“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一世^④，亚历山大一世^⑤，尼古拉一世^⑥，亚历山大二世^⑦，”玛尼娅用熟练的俄语背出来，就好象她出生在圣彼得堡^⑧似的。

“再讲一讲沙皇家族的名字和封号。”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好！是谁统治我们？”

玛尼娅犹豫着。

“谁？”视察员动怒了，又追问了一声。

“全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陛下。”玛尼娅噤着，脸色变白了。

检查完毕，视察员走了。他非常满意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他管辖的部门的工作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是玛尼娅非常难过，痛哭了一场，仿佛心都撕碎了。

放学后，来到街上，激动的孩子们给前来接他们的姑姑、母亲和保姆们讲着今天发生的事情；但都是低声耳语，因为她们知道任何一个过路人或游手好闲者都可能告密。他们总是向政府报告，哪怕是小孩子说的话。

海拉和玛尼娅各牵着姑姑卢希雅的一只手。“视

察员问了玛尼娅问题，”海拉小声地对姑姑说，“她回答得稳稳当当的，但后来她象小毛毛似的哭了。总之，视察员没有找到任何人的岔子。”

玛尼娅不吭声。她恨透了这一切：恨自己害怕，恨自己属于被奴役的民族，恨自己不得不撒谎，一直都必须撒谎。当她倚靠在姑姑手臂上时，她记起了她所憎恨的一切事情：“吃人精”强迫她父亲放弃了教授职位，这使得她们家不得不让学生们寄宿以维持家庭生活。这讨厌极了，经常弄得他们不舒服，不愉快。但这不愉快比起失去卓希雅就算不了什么。卓希雅给她讲故事，听她说她想说的话。可是卓希雅从一个学生那里传染上了伤寒，永远离开了人世。

穿过阳光照射的积雪公园，她们三人走向华沙古城，这里街道狭窄，高楼耸立，屋顶斜面铺着积雪。从意想不到的拐角处会突然出现古怪的小雕像：圣母玛丽娅的头像或奇异的石雕动物。

突然，她们头顶上，寒冷的高空中回荡着教堂的钟声，清晰而又喧闹。那儿矗立着许多教堂，其中有一个是她们几年前经常去做弥撒的^⑨；姑姑又领着她们进去，穿过那黝黑的门洞。现在卓希雅不在了，玛尼娅怎么能走进教堂呢？但是她还是进去了。因为现在她的心里有一种比任何心事都更为阴冷的恐惧感；她想祈祷上帝保佑妈妈病情好转。“求求上帝保佑妈妈康复吧。”她祷告着，“上帝，请你让我代替妈妈死吧。”

从教堂出来，回到清新的冬季空气里，卢希雅姑